

清人說薈

初集二十種



民國二年石印



叙

癸丑之春逆匪陷金陵吾松騷動城內外居民紛紛若鳥獸散予適與耕山火
子下榻曠怡草堂為主人作守望之助晝則掃地焚香夜則挑燈煮茗恬如也
主人因眷屬避跡鄉間頻往來其際坐是愈形其寂一日偶於翟樓翁案頭檢
得曹千里說夢一集互相翻帑覺鄉先達之興廢盛衰歷歷在人耳目予因顧
火子而嘆曰舉世皆夢中人也是書可以資考訂可以備勸懲苦世無刊本瑟
居多暇子又健於筆者盍抄諸以供披覽火子曰善於是畢半月之力繕寫成
帙丐予數語弁其首畀主人什襲而藏之予故不揣樛昧序其緣起如是噫烽
烟屢警危如巢幕之鳥我輩淡焉若忘可謂達矣後之覽者必將謂若而人者
想從邯鄲道上來參透箇中消息者乎主人為誰蓋吳興沈子小蓮也
咸豐三年夏五月

昨非菴道人陳錦繡谷甫叙

說夢叙言

人生一夢也夜之所夢旦以告人曰此夢也惟人亦曰此夢也彼此皆知為夢而何以言之者娓娓聽之者津津也則此一刻之頃分明以夢緣為覺緣夫夢既可以為覺安見覺不可以為夢試從數年後追憶數年前事恍同一夢而況歲月遷流變故百出積之既久其為夢也不既多乎百年之內勞勞攘攘盡為夢所驅役而為啼為笑不克自主亦可哀矣余行年八十每燕居深念少時攻帖括困於公車不能博一官又承先人之業不能積粟帛廣田園徒為鄉閭小兒所姍笑惟是天假之年偷生長視使得縱觀夫升沉榮瘁之變態舉所見修富貴容而烜赫耳目者莫不化為烟雲蕩為冷風而熒熒老儒猶得抵掌而談其遺事是若輩之夢境已盡而我之聽其告者猶流連而未去也夫既能聽之必能說之則何不以筆代舌使後人得寓目焉廣其舊聞乎間有可以脩法戒者是亦後事之師也昔左邱明作傳羽翼春秋而論者譏其失之誣豈盲史不免耳食之過乎余則非目覩不敢述匪曰傳信或不至夢中說夢云爾

清人說薈

華亭雷璿輯

初集總目

曹家駒

說夢

蒼弇山樵

吳逆取亡錄

無名氏

殛坤誌略

鍾峻

守撫紀略

朱克敬

儒林瑣記

張祥河

關隴輿中偶憶編

梁同書

日貫齋塗說

舒位

乾嘉詩壇點將錄

徐樹鈞

圓明園詞序

王闓運

掃葉山房石印

清人詩卷
金陵紀事雜詠

吳家楨

都門紀變百詠

復儂氏
杞廬氏

長安宮詞

胡延

清宮詞

九鍾主人

秦淮感舊集

蘋梗

蘭芷零香錄

蓬道人

潮嘉風月

俞蛟

張文襄幕府紀聞

漢濱讀易

提牢瑣記

濮文暹

八旂著述考

震鈞

光緒帝大婚粧奩單

說夢一

雲間繭菴曹家駒千里氏著

楓牖孫 芭澧有氏校

明代運漕法之變遷

明朝漕運其法五變而始定。當洪武開國。因元之舊。每歲海運糧七十萬石。專以餉邊。自永樂建都北平。百費仰之。於是海陸兼運。蓋陸之勞。不啻海之險也。至十三年。平江伯陳瑄開會通河。令江浙之米。盡運淮安交收。各撥官軍接運至京。此為支運。永樂末年。從周文襄公名忱字伯如江西南昌人議。令民運於瓜州。兌與運軍衛所。出給通關付繳。此為兌運。成化七年。都御史滕公名昭字伯明河南開議。罷瓜州兌運。令運軍竟至水次領兌。此為長運。而法遂不變矣。夫海運之艱險。此不必言。即自支運以迄長運。自永樂十三年至成化七年。共五十六年。小民生於其間者。備嘗勞瘁。中間周文襄公亦僅移遠而就近耳。其於風波舟楫之苦。尚未脫也。滕公立法。疾痛一朝盡除。自當百世尸祝。乃今人並不知有滕公何歟。

林巡撫均糧

松人以周文襄稱土起糧。口碑百世。夫稱土誠是異人作用。殊不知但能定上

中下三鄉耳。至於田畝科則尚未講畫一之法也。蓋昔年之糧。民間得以意為

輕重。如某人有田若干畝。有糧若干石。及其欲售。人乘其急而要之曰。非五升

糧田不買。其人迫欲得銀。即書五升糧以付之。迨一而再。再而三。田將去盡。存

糧尚多。力不能支。因而逃亡。於是里甲公分其田。代償其稅。此絕田之名所由

起也。神宗初年。張江陵名居正。號泰岳。官太師。謚文忠。當國。巡撫林公名潤。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丙辰進士。慨

然起而欲均之。時徐文貞公名階。字子升。號存齋。嘉靖癸未進士。少師。罷相。里居。田園最廣。皆五升

糧田也。殊不樂有此舉。林乃上書江陵。復札內有方。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荷

天下之重。倘事關國計。而有撓之者。則國法具在云云。林得此。胆愈壯。文貞亦

懾息而糧始均矣。夫文貞自顧封殖。罔恤民艱。較之蕭相為百姓請上林地得

無愧於心歟。因怪此事。自高廟開國至穆廟。歷年多矣。中間名臣輩出。何無一

人究心。豈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乎。且今人但知有周文襄。將謂兩事一時做成。

而不知林公為補天手。豈非大謬。

畢亨築松江海塘

余嘗登泰山其巔有廢址斷碑四五尺在蔓草中搜視之漶滅不可讀叩寺僧

茫然不知偶晤吳含文

名欽章崇禎己卯舉人

因詢之曰泰山為君家輸糧必能知其遺

事含文曰此畢撫臺生祠之基也余曰撫臺生祠何因在此曰當其築海塘余家上世有吳克平者築塘一百四十餘里撫公高其義欲疏請授一官力辭不受遇以此山并繞山河港悉給牒歸之以為娛老計遂建祠以報之今河已被勢家奪去唯荒山尚在累我賠糧耳余因曰君既知畢公能知其名乎曰不知也余曰此公名亨

山東新城人成化己未進士

為憲宗朝名臣松江築塘當以此公為開山

祖而君家上代即與其事今君父子兩世宣力海疆俱不愧雲初之勛但松人不知有畢公可謂飲水而忘源矣

余所誌止就有生以來所目見者言之耳其往事槩不及也但此三公造福宏遠而松人不能知故特表而出之

均糧發端於徐南湖

當世宗時郡有名侍御徐公南湖

名宗魯字希曾嘉靖己丑進士

性峭直不阿受知於世廟嘗

曰御史當以徐宗魯為法。每舟行。艙口懸一牌。書云。本職雖係雲間。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此。巡按福建。持法嚴正。其下以蠱毒置安息香中。煙觸其目。遂失明。告歸。與林撫公交素厚。林到松踵謁。長跪請教。公袖出一帙示之。題曰均糧拙議。撫公大悅。文貞聞之。召其子紹南太學生謂之曰。尊公老人。但當喫白米飯煮爛肉。如何好管閑事。曰均糧均糧。紹南大踴躍。歸以告公。公曰。恨我今病廢。若在官。即特疏請均。又何畏徐存齋哉。則此事發端。實在公矣。公之冢孫號龍為余家內戚。幼嘗受業。故談之最悉。今人且不知有林撫公。又安知有徐南湖。

三大事原委

愛憎毀譽四字。即大聖賢亦不能脫過。況中材以下者乎。余性好多言。自知憎我者衆。間有一二嗜痂者。又未免過情。謂余作三大事。有造於桑梓。一曰白糧之官收官解。一曰漕米之官收官免。一曰里甲之均田均役。余思無其實而尸其名。恐犯造物之忌。謹備述之。如官收官免。馬接君臨謁廟時。余於明倫堂畧伸其說。既入院。進公呈。余首列其名。乃事成之後。奸旗訐訟不已。余履危涉

險不憚攫鋒。而其中苦心講求調和佈置。則莊武秋名徵麟明經之力居多。徵武秋

余亦孤掌難鳴矣。若均田均役。妻邑已有成規。華亭仿而行之。處處強弩之末。

不能逐富人之後。間有諮訪。僅竭一得。以佐所不逮耳。何敢居以為功。惟白糧

官解。余一手作成。並無有起而佐之者。蓋白運至明季而困極矣。糧艘至臨清

以上。輒有中涓來提催。擒糧長捷以巨梃。至不敢登舟。晝伏秣園中。終日不得

食。庚辰之冬。凍阻德州。巡漕使者姓盧名世灌下令起米登陸而囤之。華亭糧長龔

姓者。往陳不使責三十棍。立斃河干。自此而人以性命為憂。以賠費作第二義

矣。巡撫黃公名希憲字又生江西人慨然起而議官解。檄下郡縣咨使宜。余聞之。私念此

事一起。必以條議責余。顧事體重大。一有不妥。則罪歸議者。亟買一葉抵武林

逍遙湖上。將一月。度時屆開倉。此事決仍舊可作歸計矣。甫抵郡寓。李父母名

春號載陽江西臨川人崇禎丁丑進士延請商確。不得已往見。方知此事之來歷。維時常鎮兵集

張太羹名調鼎福建順寧人崇禎辛未進士舊為華亭令。故撫檄中有該道久任江南。熟知利弊

等語。張訪之李令。李則求教於夏瑗公先生。名允彝字葵仲崇禎丁丑進士先生謂此事非曹

生不能了。故敦促如此其力也。余此擔既不可卸。而胸中未得長策。若欲舉二

十八名之費累委之協部。彼豈有點金之術。若欲加派以贍給。正當東事孔亟。遼餉日增。誰敢復開此口。輟轉躊躇。因詳閱蘇常白運事例。內夫船一項。常州有米而無銀。蘇州則銀米相半。惟松江則有銀而無米。再查經賦全書。知松江原有夫船米。因萬曆十六年遇荒改折。躍然曰。道在是矣。請減去夫船銀四千五百餘兩。復夫船米九千餘石。此時米價騰貴。一轉移間。獲利倍蓰。民間無加賦之名。協部有展布之地。法無有善於此者。因上其議。撫公報可。而華邑冊書向余言曰。今會計久定。而減銀增米。大是費手。紙張工食。從何而出。余即以五十金付之。彼亦欣然而去。會冊書中有婪賄作弊者。余不勝其憤。正值周按君名一敬浙江人蒞松。余訟之。諸冊書大窘。中有馮忝生名明珩字五玉天啟壬戌進士官御史之僕與焉。因而箠鼓其主。謂余私增糧米。馮乃慙。愚王念生名陞字超之萬曆丙辰進士官太僕少卿兩公昌言與余為難。舊規按君行事畢。諸紳公謁。是日馮手持公函告諸老曰。今日進院。必要講明曹千里擅增糧額一事。許霞城先生名譽卿字公實萬曆癸丑進士官給事中毅然曰。此事舊冬曹生曾問余可行否。余謂請復而非請加。有何不可行。今若此是我誤曹生矣。且凡所謂公書者。必推一大老秉筆。以其稿送各紳閱。中有未妥

處不妨改竄。然後謄真用圖記此體也。未有寫就而硬押要用圖記者。且請問此稿出何人之手。馮曰：乃管數人送稿。不佞為之潤色。許公曰：管數人可作公書。我許霞城斷不受奴才差使。馮不覺色變。旁有解之者曰：此地方公事。明日當請曹生於公所會議。以定行止。何必縉紳先生傷和氣哉。乃索公書袖之。蓋馮為南江公。名思字子仁嘉靖丙戌進士大理寺丞之門下。本姓趙。馮乃主姓也。故霞翁特刺其忌諱。次日復作一啟致陳蓮石。名亨福建侯官人崇禎庚辰進士太公祖。此書有刻本尤侃侃而夫。船未從此頗復協部且踴躍從事矣。方始事時。合邑糧長趾錯於余戶。及見馮作難。一足不顧松人之薄。大率如此。霞翁事後絕不責報。余亦不敢瀆以私。此外厚有所費。且以身試風波中。由今思之。殊為多事。然三十年來所保全實多。自謂薄有微功。故誌之。且以誌霞翁之高誼。令後人無忘之也。

雜差

當均田均役初行。議雜差一事。余曰：今穩甲廢矣。塘長該年廢矣。將來雜差勢必從圖甲均派。余意宜將縉紳彙集另編一牌。凡有雜差概不派及。方為穩當。莊武秋艷然曰：彼富貴之家。即歲捐幾十金。何啻太倉一粟。若小民則減其分。

釐亦可尅困。何得異同。乃爾。旁有佐之者曰。兵工兩房。向以雜派為市。今得官甲亦在內。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余曰。君輩未嘗一考故事耳。昔年吾郡有布解北運。收兌收銀四大役。歷來止編民戶。不及官甲。由是奸民競為詭寄。以致官甲之田日增。民戶之田日減。巧者倖脫拙者偏累。徐公檢吾名氏武福建浦城人萬曆庚辰田。初任松司理。深知此弊。後撫吳。即上疏請定官戶優免之則。如文官一品免田一萬畝。臺省詞林銓部各免田四千畝。其免外之田與民一體編役。此時常州科第最盛。乃上公函於撫公曰。凡通仕籍者。必革職然後與齊民一體當差。今我輩俱現任。自宜優免。安得從革職之例。撫公復書曰。所謂優免者。免其雜派差徭。如排門夫之類。從煙籠戶口起見。此即生員且復其身。況縉紳乎。今之所謂役者。乃朝廷之賦役也。況既有優免。而於免外僉役。是役其田。非役其人也。士大夫之說乃絀。而其法遂行。然則雜差之當免。前賢議之詳矣。而武秋堅執不可奪。後以開濬吳淞江。明倫堂譁噪。余在鄉聞之。嘆曰。若蚤從余言。何至搶攘如此。且以賤妨貴。左氏謂為六逆之一。清平世界。何得兆此亂萌乎。近如海塘一役。關係非細。乃宵人造謗。義戶受辱。士大夫莫肯出一公言者。皆因立

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竊恐將來之貽禍地方有不可言者。余老矣不敢復談天下事。姑存其說以俟後之有識者。

松江海塘

松郡東南逼海。一日兩潮。非塘莫禦。元人既務北而不務南。明初猶沿習故事。塘遂湮廢。然度其時潮之去塘尚遠。故自洪武以迄景泰。海溢不見書。至天順成化間。中禍特甚。成化八年。巡撫畢公亨銳意整理。高廣其式。自是潮不復入。居者長子孫皆其力也。但海患遷徙莫測其端。自青村而東北。塘外皆有漲沙。近者五六里。稍遠則數里。愈東愈廣。交川沙界。則有三四十里。居民與海為狎。聚廬櫛比。其蘆葦之利甚饒。俱勢家踞之。自青村而西南。中間歷柘林。漂缺抵金山衛。此七十餘里間。竟為海若之敵國矣。歲歲吞齧。無有寧宇。而禍劇於崇禎之癸酉。是年秋。漂缺橫涇盡處。衝成患口。內河外海。合而為一。方禹修公祖名岳貢字四長湖廣穀城人天啟壬戌進士亟發帑金六百兩。托侯揮使往築。訖無成功。繼以千金界余。余乃創槁木竹笆圍皮之法。以堵禦之。其患暫弭。時漂缺為海舶輻輳之所。關閘甚聯。百貨駢集。方公祖不忍割而啖海。建議倣鹽官即海鹽法築石塘。其築

之之費從通邑田畝加編八厘得一萬五千餘金此外則佐以上臺之捐助義

米之樂輸初築二百八十九丈四尺董工者吳繩如名嘉胤字君錫續築二百

六十三丈董工者何慤人名剛崇積前後趨事者共二十五人而余則為之率

先蓋感方公祖之體恤肫摯如家人父子故勞而不怨自是而怒濤之勢過於

石塘者遂走而擊兩旁之土塘矣乙酉之秋兵事擾擾誰暇復講塘事但見石

塘之西共患口數處滔滔鹹水直趨大浦人且謂此事不知所稅駕值張郡侯

名銑字九龍河方司理名重朗字生明山兩公坐席未溫亟呼余商確每有條

議輒許可仍仿前朝舊例加編八厘委陸椒頌名慶柯崇積管工余襄其事乘

天寒潮退晝夜督催匝月而築四百餘丈皆錢糧湊手假以便宜故事易集也

順治六年漂缺及周公墩左右告潰此時加編一說上下不復担任惟籍塘長

曠銀料理督工者包宜壑名爾庚字長明宋上本名徽璧崇積吳含文三

紳未幾包宋以不耐勞辭去矣惟含文告竣其事故廖太公祖名文元字殿榮

黃旗貢生踵明而謝之甲午年西起寧海道院東至周公墩又潰時李太公祖名正

茂先北直獻縣人拔貢在任其立法專派近海區畛每擇一人督十畝李公廉威素著人

莫敢後工完之日。勒石頂修。以八月為期。新舊交代。其丈尺則度工之難易。以

分多寡。值水利廳初復。

別駕張公

名萬春字紫菴連東關原衛人鑲藍旗國學生

無欲而剛。凡倚塘為

奸利者。咸斂跡。故歲修有寔工。曾於何家港抄築二百丈。其界址丈尺悉憑余

定。蓋任人之專如此。張去而滄桑轉瞬。向之所謂難易者。俱改觀。紛紛言不便。

至康熙三年。而無啻頂修之處。相繼報坍。則此法不得不變。其巨患尤在梅嶺。

涇韓撫公

名世琦字心康山西蒲州人

巡海架浮橋以渡。目擊危形。實心籌畫。抄一千二百

丈。該工料一萬二千兩。每啻坐派二丈。凡啻之荒熟。號之前後。俱出親裁。並不

假郡縣之手。興工之始。賁送管工兩紳吳含文夏季葆

名長泰順治乙未進士官生

花紅銀

各六兩。其餘任事者各二兩。事竣給匾旌勞。且禁止需索。憫念勞苦。方太公祖

以後一人而已。七年潰於王家路等處。時已行均田均役之法。從啻甲派夫。每

甲二名。每名折銀五分。以作辦料募夫之資。業已收貯十之六七。會梁提臺

名化

鳳字耕天陝西人

有捐築之舉。隨給還原民。十一年議築蔡家馬頭等處八百七十三

丈。馬撫公

名祐字駕周滿州人

題定銀三千七百餘兩。及工完而民欠尚有千金。置之不

問。無奈同事中有好以己長形人之短者。上下交相為祟。明費暗費。不可殫述。